

国家青少年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倾力打造

小侦探版

福尔摩斯

经典探案集4

橘核奇案

【英】柯南·道尔 著 崔钟雷 编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ZHEJIANG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SHERLOCK
HOLMES

福尔摩斯
经典探案集 4

橘核奇案

【英】柯南·道尔 著
崔钟雷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经典探案集. 4, 橘核奇案 / (英) 柯南·道尔著; 崔钟雷编. —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5.8

(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/ 崔钟雷主编)

ISBN 978-7-213-06846-1

I. ①福… II. ①柯…②崔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5212 号

书 名 福尔摩斯经典探案集 4 橘核奇案

作 者 [英] 柯南·道尔 著 崔钟雷 编

丛书主编 崔钟雷

副 主 编 贾文婷 章 蕾 钟 静

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

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市场部电话: (0571)85061682 85176516

责任编辑 赵一明

责任校对 姚建国

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

印 刷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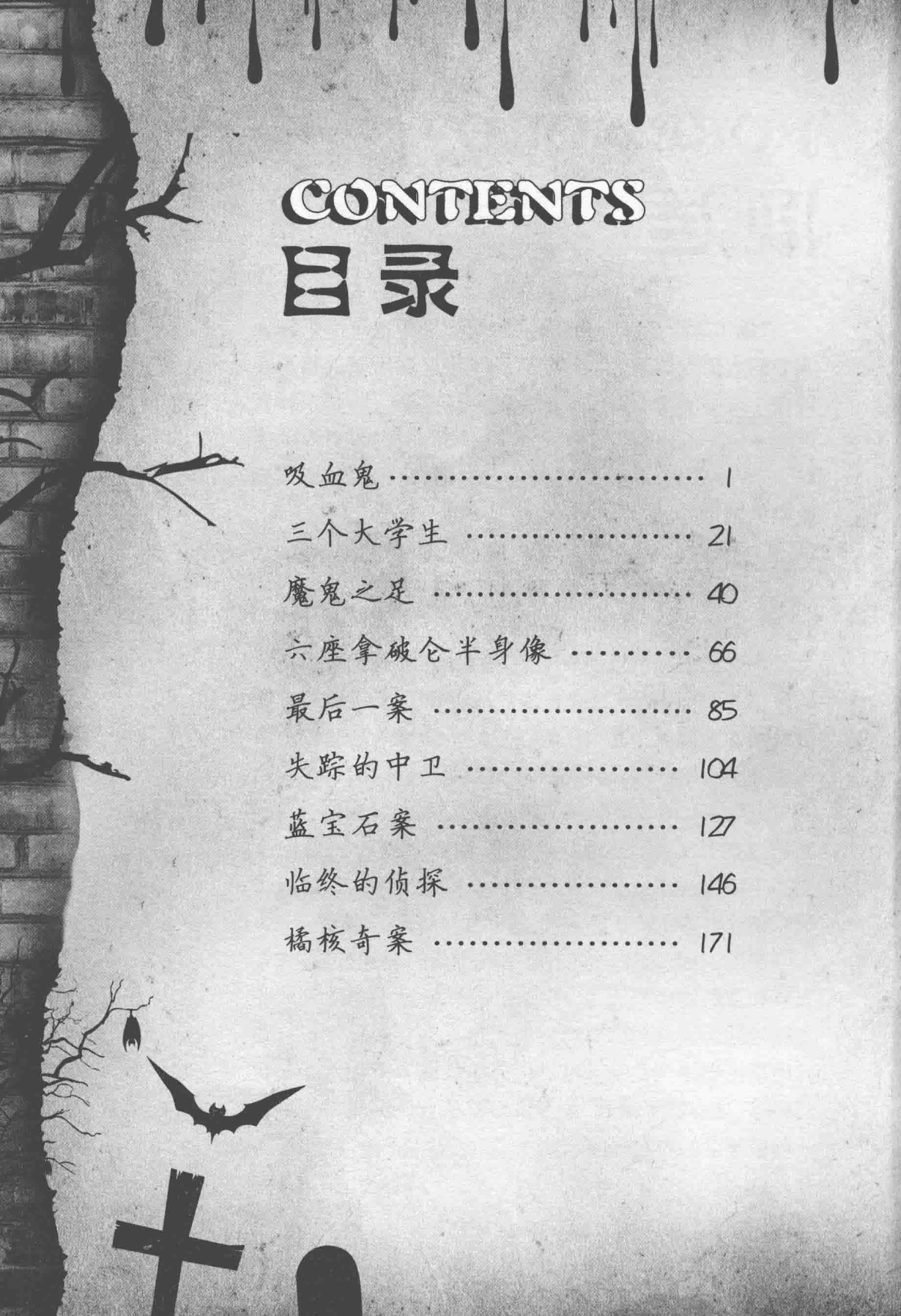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9 万
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·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3-06846-1

定 价 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吸血鬼	1
三个大学生	21
魔鬼之足	40
六座拿破仑半身像	66
最后一案	85
失踪的中卫	104
蓝宝石案	127
临终的侦探	146
橘核奇案	171

吸血鬼

福尔摩斯刚收到一封来信，他仔细读完后，把信扔给了我，我看见他默然无声地一笑，近乎于要大笑。他说：“这封信淋漓尽致地显示出它是现代与中古、实际与异想的混合物，华生，你认为呢？”

我接过信，读了起来：

莫里森—道得公司

旧裘瑞路 46 号

11 月 19 日

有关吸血鬼事由

敬启者：

敝店有位叫罗伯特·弗格森的顾客，他在敏兴大街弗格森—米尔黑德茶叶经销公司工作。今天，他来函询问吸血鬼事宜。因敝店以机械估价为业，此类事情不在我们的经营范围，所以没有给予解答。听闻足下曾成功破解玛蒂乐达·布里格斯案件，就介绍弗格森先生到您这儿，希望您能帮他解疑释难。

莫里森

经手人 E. J. C.

“玛蒂尔达不是少女的名字，”福尔摩斯说着陷入了回忆，“那是一艘与苏门答腊的巨型老鼠有关的船，涉及的故事令人吃惊。可是吸血鬼的事情也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啊！当然，比起闲着没事，有案子自然是好的。只是这回我们要进入



格林童话了。华生，抬手把字典拿给我，我想查查字母‘V’。”

我回身取下大索引递给他。福尔摩斯把书放在腿上，查阅那些古案记录，其中夹杂着毕生积累的知识。他缓慢移动的眼神里透露着喜悦。

他读道：“‘格洛里亚斯科特’号的三桅帆船，这个案子很糟糕。我想起你为此做过记录，但结局不太令人满意。‘造伪钞者维克多·林奇’、‘毒蜥蜴’是个著名的案子。‘女马戏演员维特利亚’、‘范德比尔特与窃贼’、‘毒蛇’、‘奇异锻工维格尔’……哈！我的老索引太棒了，真是无所不包。华生，听听这个：‘匈牙利吸血鬼妖术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吸血鬼案’。”

读到这，之前还充满信心翻阅了半天的福尔摩斯，现在却失望地哼了一声，把索引往桌上一扔，说道：“全都是胡扯！华生，那种用夹板钉在坟墓里的僵尸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真是精神失常。”

我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可是，吸血鬼未必就一定是死人。我曾在书上看到过这样的事：有的老人为了永葆青春，会吸年轻人的血。因此，我觉得活人也可以有吸血的习惯。”

“虽然你说得很对，和这本索引里提到的传说一样。但是这种事可信吗？这位经纪人是两脚站在地球上的，那就不能离开地球。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够大了，没必要介入鬼域。我觉得弗格森的话我们不用全信。如果这封信是他写的，或许我们能从中看出他苦恼的问题。”

他边说边从桌上拿起另一封信，他在认真研究第一封信的时候，并没有注意到这封信。他读着这封信，表情从微笑渐渐变成紧张。看完信，他靠在椅子上沉思，手指间还夹着那信纸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悚然一惊，才从沉思中跳出来。

“兰伯利，奇斯曼庄园。”他默默地念出了这几个字，“华生，兰伯利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苏塞克斯郡，霍尔舍姆南边。”我回答。

“不算很远吧？”他又问道，“那么奇斯曼庄园呢？”

我说：“那一带乡间我倒是比较熟悉。那里有许多古老的住宅，比如有奥德利庄园、哈维庄园和凯立顿庄园等等。特别的是，这些房子都是以几个世纪之前



的原房主的姓氏来命名的,虽然那些家族早就被人遗忘了,但他们的姓氏通过房子得以保留。”

“不错。”福尔摩斯说道,语气很冷,正体现出他那骄傲而过于冷淡的气质。尽管他往往不声不响就准确地把新知识都装入头脑,却很少对知识的提供者表示谢意。“我觉得很快我们就会更了解奇斯曼庄园了。这封信是弗格森写来的,和我猜想的一样。对了,他还自称认识你呢。”

“什么,认识我?”我惊讶地说。

“你自己看吧。”他边说边把信递给我。我看到他念的那个地址清晰地印在信首。信中写道:

福尔摩斯先生:

我的律师介绍我联系你,可我的问题实在过于敏感,不知如何谈起。其实,我要谈的是一个朋友的事,我仅仅是代表他。这位绅士在经营进口硝酸的过程中认识了一位秘鲁商家的女儿,五年前和她结了婚。她长得很漂亮,但因为国籍和宗教不同,夫妻间产生了情感和生活的隔膜。终于在一段时间之后,他对她的感情变得冷淡了,他似乎感到这次结婚是错误的。他感到他永远无法捉摸和理解她性格中的某些东西。可是她却是一个少有的温存可爱的妻子,无论从哪方面看都绝对忠实地爱着她的丈夫。我的朋友因此而特别痛苦。

这封信只是先谈一个大概,以便请你确定是否有意承办此事。现在我来谈主要问题,详情还要与你面谈。这位女士在不久前开始表现出某些怪毛病,这与她之前的温柔本性很不相称。这从下面的事可以看出来。

这位绅士结过两次婚,前妻留下一个儿子,15岁了,非常讨人喜欢而且重感情,可惜小时候经常受到这位后母的无故痛打,有两次被人发现,其中一次是用手杖打的,现在胳膊上还有一大块青痕。

与此相比,这位女士对自己亲生的不到1周岁的小儿子的恶行更严重。大约一个月之前,保姆因为有事,离开了婴儿几分钟。突然婴儿大哭起来,保姆立即跑回屋,看见女主人正弯着身子好像在咬儿子的脖子。血从婴儿脖子上的伤



口处往外淌。保姆吓得要去叫男主人，但是女主人给了她5镑钱求她不要去且让她保密。之后女主人并未对这件事做任何解释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

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，但是保姆从此对女主人心生戒备。她开始严密地注视着女主人的一举一动，也更加注意保护婴儿。但是保姆却发现，她在监视女主人的同时，女主人也监视着她。只要自己稍微放松，女主人就会马上到婴儿身边，企图对婴儿下手。两个人就这样展开了奇怪的婴儿保卫战。保姆日夜保护着婴儿，而女主人也像狼盯着羊一样不声不响地盯着婴儿。想必您一定难以相信这样的事情，但是请您务必必要严肃认真对待这件事情。这不仅事关一个婴儿的生死，还关乎一个男人的心智健康。

保姆的精神再也坚持不住了，终于有一天她向男主人坦白了这一切。但是，男主人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他认为保姆疯了。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的妻子是多么地爱他。并且她一向对继子宠爱有加，当然除了那次痛打之外。就算是普通的女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儿，何况她这么温柔善良的女人，怎么会忍心伤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呢？于是他严厉地告诫保姆，他无法容忍她对女主人的诽谤，她这样多疑太令人匪夷所思了，这些全是她自己的妄加揣测，是她的幻觉。突然，一声婴儿的痛哭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两个人一起跑到婴儿室。他们看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。婴儿的脖子上满是鲜血，连床单都染上了红色。他的妻子此时刚刚从摇篮旁边站起身来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您想想他当时的心情吧。当他把妻子的脸扭向亮处，发现他的妻子嘴角四周全是鲜血。他恐怖地大叫起来。毫无疑问，他的妻子吸了可怜的婴儿的血。

现在，他的妻子对此不做任何解释，只是关在屋子里避不见人。而他的精神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和他除了听过吸血鬼这个名称之外，对此一无所知。没想到这样的奇谈居然就发生在我身边，就在英国的苏塞克斯……算了，还是明日与您面谈吧。您能接待我吗？您愿意用您的智慧帮助一个濒临失常的人吗？如蒙不弃，请致电兰伯利，奇斯曼庄园，弗格森。我将于上午11点到您的住所详谈此事。

罗伯特·弗格森



又及：当我做李奇蒙橄榄球队中卫时，认识了您的朋友华生，那时他是布莱克希斯队的队员。

我放下信说道：“大个子鲍勃·弗格森，不错，我记得他。他是李蒙奇队最棒的中卫。他为人忠厚老实，又如此关心朋友的事情，真是热心肠的人。”

“华生，你总是让我难以捉摸，”福尔摩斯看着我，沉思着，又摇摇头说，“你总有些想法让我很惊讶。好吧，请你去发一封电报，电文是：‘同意承办你的案件’。”

“为什么是你的案件？”

“这当然是他本人的案子，我们可不是他所认为的一家庸才所开的侦探社。请你把电报发了吧，明天早上自有定论。”

翌日上午10点，弗格森准时地踏入了我们的房间。我记忆里的他是一个身材修长、四肢灵活的人。他善于绕过对方后卫的拦截，行动神速。可是今日重见，他完全不复往日的风采，大骨骼已经塌陷，两肩低垂，淡黄色的头发寥寥无几。我想我留给他的印象也大致如此吧。真是没有比这样的重逢更让人伤感的了。

“嗨，华生，你好！”他低沉热情的声调还是一如往日，“伙计，你现在的体重可让人无法再把你隔着绳子抛到人群里了，我现在恐怕也有些变样了，是最近几日才见老的。福尔摩斯先生，从你的电报中我可以看出，您已经知道这是我自己的事了。”

“实话实说要好办得多。”福尔摩斯回答道。

“您说的没错，但是请您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，一个是我必须要维护的女人，一个是我必须要保护的儿子，让我与别人谈论这样的事儿，你应该能理解我有多为难。我该怎么办呢？难道我要跟警察说吗？请您告诉我，这是血统中遗传的吗？这是精神病吗？您遇到过类似的案子吗？求您帮帮我吧，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我真是没了主意。”

“弗格森先生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请你坐下，少安毋躁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对你的案子并非束手无策，我自信能够找到答案。请你先清楚地回答我几个问题。首先，你发现之后采取了哪些措施？你的妻子还和孩子们接触吗？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当时和她大吵了一架，她见这个恐怖而惊人的秘密被我



发现之后，极度伤心，连话也不说，拒不接受我任何责备，也不回答任何问询，她只是用惊恐绝望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，锁上了门。自此，她再也不肯见我。现在有一个叫德洛丽丝的陪嫁侍女给她送饭。由这个侍女照顾她我还放心些，因为她和我妻子的感情好得像朋友一样。

“如此说来，孩子现在没有危险了？”福尔摩斯问道。

“相对于婴儿，我更担心我的大儿子杰克，因为保姆现如今昼夜守在婴儿身边。而杰克如我在信上所提及的那样，曾经两次被毒打。”

“那他受过伤没有？”

“虽然她打得非常狠，但是没有受过重伤。她怎么能如此狠心地对待我可怜的跛足的小杰克呢？”弗格森的表情因为提及他的儿子而变得柔和起来，他又继续说道，“这个孩子从小摔坏了脊椎，但他知道心疼别人，是个特别善良可爱的孩子。无论谁看到这样的孩子都会动容的。”

“家里还有别的人吗，弗格森先生？”福尔摩斯认真看着昨天的来信，同时对着弗格森先生发问。

“现在我的宅子里，除了我、我的妻子、我的两个儿子以及保姆和德洛丽丝·梅森之外还有两个新来的仆人和一个叫迈克尔的马夫。”

“你在与你妻子结婚之前是否熟识？”

“我跟她认识没几个星期就举行了婚礼。”

“那么，侍女德洛丽丝想必跟随你妻子很久了吧？”

“好像已经有些年了。”

“那么她对你妻子的性格想必必要比你更了解吧？”

“是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”

福尔摩斯将这些记下之后说道：“我想到兰伯利进行调查，那里应该有更多的线索。因为你的妻子不出卧室，所以我们在庄园里查案也不会打扰到她，当然我们也不会住在您的庄园里，我们会在附近的旅店住下。”

弗格森显然是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您能来我们庄园真是太好了，我知道两点钟有一趟列车从维多利亚车站出发。”



“去是自然要去的，我现在刚好没有接手其他的案子，正好可以把心思全部用在你的案子上。华生也会随我同往，协助我办案。但是在出发之前我还有两个问题要得到明确的答案。在我看来，你的妻子对她的继子和自己的亲生孩子都动粗了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但是她对两个孩子动粗的方式不同，对吗？她对继子采取的是殴打的方式。”

“是的，她一次用手杖毒打，另一次用手狠打。”

“她对此没向你做过任何解释或者忏悔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问她，她只是一再说恨透了他。”

“继母这样往往是出于对死者的嫉妒，这种行为在社会中也是较常见的。那么她是天生善妒的人吗？”

“是的，她对我过世的妻子很是嫉妒，这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我。”

“你的儿子杰克，已经 15 岁了吧，虽然他身体残疾，但是我想他的智力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，他难道没对你说，他为什么挨打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问过他，他说这样的体罚是无缘无故的。”

“那么，他在被毒打之前，他和继母的关系如何？是好还是坏？”

“他们的关系并不好，他们之间根本没什么感情。”

“但是，你刚才提到，他是个可爱善良且会疼人的孩子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就是我儿子的全部，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像他一样忠心的儿子了。他时刻关心着我的一举一动。”

福尔摩斯把这些一一记下，想了一会儿又继续问道：“你再婚之前和你儿子经常在一起，你们的感情一定很深厚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朝夕相处。”

“那么这样一个重感情的孩子一定深爱着他故去的母亲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还有一个问题，她对继子的殴打和对小婴儿的神秘攻击，两次举动之间发





没吃完的梨子

詹姆斯教授是个药物专家,他在进行药物研究的时候,发现了一种新型的镇痛剂,可以代替毒品。有一个商人知道后,便想要和他合作开发,狠狠地大赚一笔。詹姆斯教授听后很是心动,但是,自己要怎样才能将研究所的资料悄悄带走呢?

詹姆斯教授想了一会儿,便计上心来。于是他打电话给史密斯警长,说道:“史密斯警长,有一份机密的资料需要交到你的手上,麻烦你现在来我家一趟,我怕时间久了,这些资料会被别人抢走!”史密斯警长立即挂断电话赶往詹姆斯教授家。当史密斯警长赶到的时候,发现教授家的门是虚掩着的。史密斯警长悄悄推开门,走进屋内,发现詹姆斯教授躺在沙发上,地上还有一个没有吃完的梨子。史密斯警长立即叫醒了詹姆斯教授,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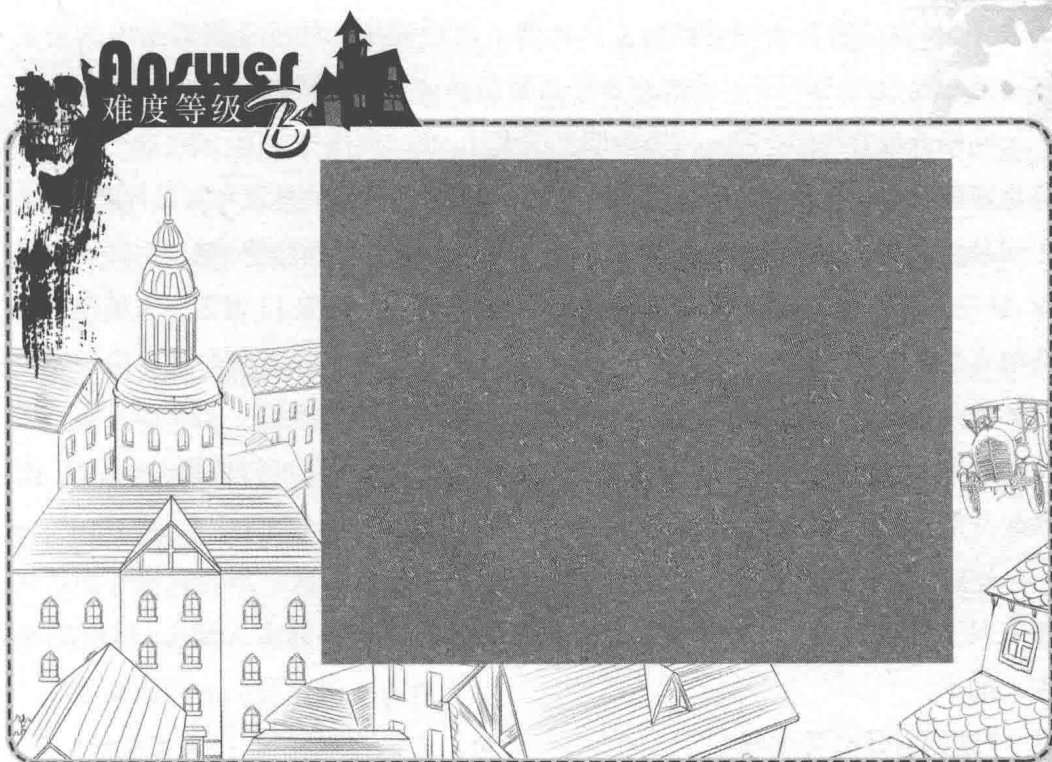
詹姆斯教授说:“一个小时前,我一边吃梨子一边看书。突然有人从后面将我打晕,之后的事情,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糟糕!资料一定被偷了!”说着,詹姆斯教授便立即去找,资料果真不见了。史密斯警长在屋子内巡视了一圈,随手捡起地上的梨子,笑了笑,对詹姆斯教授说道:“资料并没有被偷,你也没有被袭击,是你自己将资料藏起来了。”詹姆斯教授正在惊慌之

际,史密斯警长继续说道,“你还是实话实说吧,你的小伎俩是欺骗不了我的。”无奈之下,詹姆斯教授只好实话实说。

你们知道史密斯警长是怎么判断出资料没有被盗的吗?

Answer
难度等级

3



生的时间相近吗？”

“第一次她像中了邪一样对着两个孩子发泄，第二次她只打了杰克，我的保姆并没有报告她对婴儿有什么不轨的行为。”

“照这样看来，情况有些复杂了。”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你能更详细地说明一下你这句话的意思吗？”

“目前我能告诉你的是，我认为你的案件并非什么惊天大案而不可解决。现在我对这件案子做了些假设，不过如果有新的线索，这些假设也可能会不成立。尽管你的老朋友华生可能把我说得神乎其神了，但我还要补充一句，请你相信我。好了，两点钟我们准时到维多利亚车站。”

我们在黄昏时分抵达了兰伯利的切克斯旅馆。将行李放下后，就驱车穿过弯曲而泥泞的苏塞克斯马路，到达了弗格森的庄园。这个庄园地处偏僻，是一座庞大的连绵古老的建筑。中心部分非常陈旧，而两侧显然是新建不久。都铎王朝时期的烟囱高高耸立着，霍尔舍姆石板瓦上长满了苔藓。门前的台阶已经凹陷下去了，长廊的古瓦上刻着原房主的画像。沉重的橡木柱子支撑着房内的天花板。地板已经凹凸不平了。这座房子摇摇欲坠，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的腐气。

弗格森带着我们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厅。我向周围打量了一下，这个屋子好像是塞满了建筑品和家居装饰品的博物馆，各个时期风格的建筑和家具都有。屋子中间赫然出现一座相当大的旧式壁炉，壁炉里面的火熊熊燃烧着。壁炉用铁皮包裹着，铁皮上锈迹斑斑，隐约能看见“1670”的字样。有一个类似17世纪原农场庄主建造的半截镶木墙，墙的上半部分有一排南美的器皿和兵器，下半部分又不协调地挂着一排富有审美趣味的现代水彩画。从地域上看，很显然上面那一排东西是楼上那位秘鲁太太带来的。福尔摩斯用他那敏锐的鹰一样的双眼仔细打量着这些东西。他站起身来，又坐下来沉思。片刻之后，他突然喊了起来：“嘿！你看！”

这时，本来在屋角的筐里趴着的狮子狗，被福尔摩斯这一声喊叫惊醒。它并没有马上吓得逃离，而是缓慢地拖着自己的后腿朝自己的主人爬去，然后舔它主人的手。

“这狗有什么毛病吗？”

“兽医到现在也不能确定是什么病。好像是麻痹之类的，也有可能是脑脊膜炎。不管什么病，好在这病症正在逐渐减轻。我的卡罗尔，很快会好的，是不是？”弗格森缓缓地说道。

这狗好像能听懂似的，轻轻摇动自己的尾巴，又用它悲戚的眼睛看看这个人，看看那个人。

“这病是在多久以前发生的？是怎么发生的？”福尔摩斯询问道。

“在四个月前，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。”弗格森接着又问道，“您觉得这病跟案子有联系吗？”

“这样看来有点儿奇怪，也很有启发，它很可能证实了我的猜想。”

“您能说得明确点儿吗？也许这件案子对你来说是个有趣的游戏，但是对我来说却是生死攸关。我的儿子时时被自己的后妈所威胁，而我的妻子又像中了邪一样，我现在近乎崩溃了，福尔摩斯先生，别跟我开这样的玩笑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”

大个子中卫现在已经激动不已，手脚颤抖不止，嘴唇发白。福尔摩斯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安慰道：“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对你透露什么，但是我保证在离开你家之前会给你明确的答复。也许结局对你来说会很痛苦。但是我一定尽力减轻你的痛苦。”

“什么样的结局都不会比现在更糟了。好了，我要上楼看看我妻子的情况了，二位请见谅。”

主人走后，福尔摩斯又再度研究起墙上挂着的器物，过了几分钟，主人带来一位细高黄脸的侍女，看到他阴沉的脸色，我知道他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

弗格森对着侍女说：“德洛丽丝，茶点已经准备好了，女主人就由你去照顾吧，如果她想要什么，你就去准备吧。”

侍女两眼怒视着主人，大声说道：“她病得很重，吃不进东西。她需要医生，我一个人和她待在一起怕极了，这里还没有医生。”

弗格森用询问的眼神看着我。

“如果需要帮助，我愿意尽力一试。”



“你的女主人愿意见华生医生吗？”

“不用征得同意，她现在需要医生，我带他去。”

“那我们快点儿去吧！”

我跟着这个因为激动而身体微微战栗的侍女走上楼梯，穿过一条古老的走廊，在走廊尽头赫然出现一座很厚实的铁骨门。弗格森如果想要硬闯他妻子的房间可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侍女从口袋里掏出钥匙，把钥匙插入锁眼儿，拧动了一圈。那沉重的橡木门缓慢地打开了。我先走了进去，她立即就跟进来，反锁上了门。

当我一进来，床上那个女人就用一双惊恐柔美的眼睛害怕地瞪着我。发现是生人，她反而放心地松了一口气。这个女人的神智已经处于半清醒状态，并且很显然在发烧。我慰问了两句之后，就开始给她诊脉、量体温了。她很安静地躺在那里接受我的治疗。她的体温很高，脉搏跳动很快，但是却不是感染性热病，从临床上看，应该是神经性的。

“这样一天天躺下去，我真怕她就这样死去。”侍女柔声地说道。

女主人那烧红的脸转向了我，用虚弱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丈夫在哪？”

“在楼下，他想见你。”

“我不要见他，我不要见他。”她的神智开始错乱。她歇斯底里地喊着，“恶毒啊，恶毒啊！我对这个恶魔怎么办啊！”

“如果可以，我愿意以任何方式帮忙。”

“不，旁人没办法帮我的，完了，全完了，我怎么做都没有用。”

我实在看不出，厚道的弗格森会是恶毒或者恶魔似的人物，这个女主人一定病糊涂了。

我低头对她说：“弗格森太太，你的丈夫深深爱着你，他现在也特别痛苦。”

她再一次用美丽的眼睛看着我：“我知道他爱我，难道我就不爱他吗？我就是因为太爱他，才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想他伤心难过。我如此爱他，他居然会这样想我，这样说我。”

“他现在非常痛苦，不理解你的行为。”

“他不仅不理解，更不信任他的妻子。”



